《绵竹文史资料选编》

第三辑　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

目　录

一。绵竹县建置沿革……郑本贻　1

历史人物

二。张明宽……文史组　4
三。绵竹亭亭出县高——杨锐与戊戌变法……黄德明　5
四。章雨初……文史组　15
五。刘羽秋……文史组　17
六。王觉侠……文史组　16
七。叶其祥……叶启英　22

工业

八。记绵竹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……封体仁　27
九。刘打铧……文史组　36

古迹文物

十。精忠观回忆录……张容光　37
十一。清道乡西汉木板墓发掘记实……黄宗厚　41

杂录

十二。八棺坟……杨梦生　44

名小吃

十三。历史悠久誉满绵城的卤嗅肉……张明伦　50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绵竹县建置沿革

郑本贻

绵竹开始建县是在公元前201年，即西汉高祖六年，距今已二千一百多年，建县时以我县宜于种竹，或云因盛产一种特殊竹子，叶细、片多、节长、节上有圆圈、中黑、如太极图，故叫绵竹。命名曰“绵竹县”。

根据我县《地舆志》记载：黄帝以前，绵竹为古蜀山氏地。自黄帝子昌意封其支庶于蜀，历经夏、商、周，我县境地都隶属梁州，号称蜀国。武王伐纣，大会诸侯于牧野，蜀国曾经参与。公元前651年——620年，即周襄王时代，蚕丛氏据蜀称王，以至战国，绵竹为蚕丛国西边附庸。公元前315年即，周慎靓王六年，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伐蜀，取之，置巴蜀二郡，绵竹从此隶于秦之蜀郡。公元前201年，即汉高祖六年，开始建县，命名绵竹。当年分蜀地设置广汉郡，领属十三县，我县即其中之一。当时绵竹县治在今德阳县黄许镇。

汉代绵竹县管辖范围相当广阔：外以鹿头关（即今白马关）为界；内以成都平原联成一体，大致处于绵远河与石亭江两岸，包括今之绵竹、德阳两县。东汉中平五年，即公元188年，刘焉领益州牧，曾将州治设于绵竹。公元194年绵竹城火灾，刘焉才将州治移到成都。公元222年，即蜀汉昭烈帝章武二年，分广汉郡设置梓潼郡，绵竹隶属梓潼。蜀汉建兴元年，即公元223年，将绵竹分出一部分，设置阳泉县（县治在今孝泉镇）。

魏晋南北时，由于战乱不已，灾荒频繁，人民颠沛流离，蜀地变化很大。本县名称屡易，管辖范围经常变动，县治也几经迁移。东汉后绵竹境内，曾先后出现过阴平、雒阳、南武都、阳泉、晋熙、孝水等县名。今德阳县之黄许镇、略平、孝泉等地，均曾为绵竹县治。公元266年，即西晋泰始二年，分广汉郡置新都（郡治雒县，即今广汉县），我县更名晋熙，属新都郡。公元307年，即西晋永嘉元年，因外地流民多汇集绵远河、石亭江之间，乃设置南阴平郡为侨郡。东晋南北朝时，李雄称帝成都，国号大成，晋熙县仍属新都郡。公元397年，即东晋隆安元年，设晋熙郡（郡治在今绵竹城关镇）管辖两个县，其一南武都（县治在今绵竹县武都山附近），其二雒阳（县治在德阳县城关镇）。公元420年，即东晋元熙二年，南阴平寄治雒阳县，管辖两个县，其一阴平（今德阳县隆兴桥），其二绵竹（今德阳略平）。公元479年，即南齐建元元年，废晋熙郡置南新巴郡，绵竹仍属南阴平郡。公元557年，即北周闵帝元年，并雒阳、南武都为晋熙县（县治在今绵竹城关镇），后又废晋熙入阳泉（县治在今德阳孝泉镇）。公元582年，即隋文帝开皇二年，复名晋熙县，属广汉郡。不久（开皇初）郡废。公元598年，即隋文帝开皇十八年，改晋熙县为孝水县（县治在今德阳县孝泉镇），同年改雒县（今广汉）为绵竹县。公元606年，即炀帝大业二年，又改孝水县为绵竹县（县治由孝泉镇移至今绵竹城关镇），同时恢复雒县的名称，属蜀郡。自此后，绵竹作为县名未再变动，绵竹县与雒县之地域划分，基本固定下来。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，益州领成都十三县中有绵竹县。公元620年，即唐高祖武德三年，分绵竹县南境另设德阳县。同年绵竹县改属蒙州。公元684年，即唐中宗嗣圣元年，改属汉州，直至五代十国

时期，以及北宋、南宋，我县仍旧制，未变动。宋初分剑南道四路，成都为西路，绵竹属汉州，隶剑南道西路。

公元1271年，即元世祖至元八年，绵竹设遂宁县，后废，复又置县。明代仍从元制。到公元1376年，即明太祖九年，改元朝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司。四川分为东、西、南、北，成都府为川西，绵竹县仍隶川西之汉州（即今广汉县）。今之绵竹城，为明代成化年间（公元1465——1487年）修筑的石城。

公元1687年，即清康熙26年，绵竹属成都府。公元1727年，即清雍正五年，绵竹改隶绵州（即今绵阳），迄至清末。

中华民国成立，废府州，设道存县。公元1913年，即民国2年，绵竹县属川西道。公元1935年，即民国24年，废道设区，我县隶属四川省第十三行政督察区（专员公署在绵阳）。

公元1949年12月25日，绵竹宣告解放，隶属川西行署绵阳专区。公元1953年合省，属四川省绵阳专区。公元1988年新设德阳市，改属德阳市。

张民宽

文史组

民宽字厚生，清末绵竹北路塘房（今兴隆乡）人。家庭世代务农，民宽幼时读过几年书。为人刚直，有豪侠气，曾参加乡中哥老会，能见义勇为。一次遇有流氓数人，在酒店中调戏店主的妻子，宽盛怒呵斥流氓鼠窜逃去。宽有胆有识，经当时在县的王干青鼓励，矢志献身革命。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，担任地下组织行动委员会的工作，对革命事业忠诚积极，凡省委县委同志到北路时，主要是住在他家里，由他招待食宿。党里缺经费，他常解囊相助毫无吝色。有一次党要在农村中组织农民进行民主革命，为了扫清这个工作道路上障碍，要为反对恶霸土豪陈绍镛及徐子光，准备印刷一次宣传品——快邮代电。没有经费，正在动员同志们捐输的时候，这个消息给他知道了，马上慨然答应负担全部宣传品的费用，并亲身到成都去交涉印刷事宜。

绵竹“七四”暴动前，从事活动，当时他的哥哥任乡中团正，因催征火急，不敢露面，民宽出应税款，代任团正，利用机会组织了不少穷苦农民加入革命队伍，以后又在省委李宴蟠指挥下，与王干青负责组织武装的责任，在绵竹南路白衣庵内训练武装力量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起，党领导武装兵分四路进攻绵竹县城，民宽同领导人黎静忠李宴蟠等率北路武装，由塘坊誓师，于途中杀了民团队长王英等三人，缴了枪械，直抵县城北郊，由于反革命份子告密，城内驻军早有准备进入戒严，致使内应无法活动。其他各路革命队伍亦未赶到，黎、李、张等拟退往山区，以图再举，至汉王场被谭匪尊五将三位革命领导人员一齐杀害于酸枣树地方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绵竹亭亭出县高

杨锐与戊戌变法

黄德明

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“马关条约”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。许多爱国志士主张变法图存，发起“公车上书”，组织强学会、保国会及各省学会。他们中不少人在生死关头是大义凛然的，甚至不惜一死，以使中国富强起来。一八九八年（戊戌）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杨锐等六人志士惨遭杀害，更是可歌可泣。烈士的精神志节，照耀千古，流芳百世。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戊戌变法”，六烈士遂被誉为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杨锐原祖籍山西，世居四川绵竹。县人称锐为乡贤，在绵竹地方志上，是屈指可数的人物。

弟兄求经世之学

锐于清咸丰七年（公元一八五七年）出生于县城小西街，弟兄四人，锐行三，字叔峤，又自号钝叔。家道小康，父杨承照是国子监学生。长兄杨聪系秀才，治学重在经世致用。锐青少年时期受聪影响极大，且博览群书，深研天文、地理、兵法、算术、医方、尤长于经学，与长兄“互为师友”，在当时读书人中传为佳话。鉴于清廷腐败，国势日下，杨聪常勉其为学要先立志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“莫将青史让前贤”，对锐思想影响较深。耳濡目染，益加发奋，

常以“诸葛双忠”、“大将真儒”自勉，抱负不凡。

一次弟兄信步闲游，见一阉猪人正阉猪，其兄以朱元璋赠阉猪人联：“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斩断是非根”。以上半联命另对下半联，仍须用成语。锐正沉吟，适对面来一乞丐，担着破烂，他豁然得句，《随园诗话》中写乞丐一联“一肩担尽古今愁”对就。其兄又以“此日犹垂千个绿”命对，锐即对“何年更唱满江红”。均皆耐人寻味，且足见其诗思敏捷，抱负非凡。

求学尊经书院

清同治十三年（公元一八七四年），锐十八岁应童子试，因其文章熔经铸史，不合州县主考者口味，未引起重视。后到成都院试，因考卷写完，再请卷，提学使张之洞初不信他这样快，及接看考卷，大为赞赏。考后即找锐面谈，始悉锐是杨聪之弟。杨聪早为川督骆秉章称道，视为奇才，故张之洞深有感慨的说：“此真难兄难弟，蜀中之轼辙也，之洞今日来蜀，不虚此行。”于是收锐为弟子，入幕襄校文卷并校勘《书目答问》。

光绪元年成都创建尊经书院，锐以优廪生调院肄业，在院年龄最小，而成绩突出。光绪三年王壬秋任尊经书院山长，感《段氏说文解字》有谬误，重新校仇，锐分校卷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最快最精，王壬秋称为奇才。后《段氏说文解字》由尊经书院刊出，蜀以为善本。

这期间锐写出有名的作品：《读鹖冠子》、《秦汉碑文考》、《导河积石解》、《前蜀杂事诗》等。光绪五年学使谭宗浚刊于《蜀秀集》上，誉为典范之作。

然锐并不满于此，尊经书院虽比前锦江书院有所改进，然

仍，有越制艺藩篱，治学是与二千年前的僵尸为伍，纵著述累百卷，亦绝无伤时语，纵辩论千万言，皆非出乎本心，却美其名曰“代圣贤立言”。故锐每当课卷名列前茅，名誉洋溢之时，更惹起反感，深深体会到科举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，必须砸碎，所以戊戌召见条陈中就有“废除科举”一条。

在张之洞幕府

锐长期在张之洞幕中主奏牍文字，并协助政务。一八八五年二月锐在张之洞两广总督幕中时，对法军入侵凉山，直逼镇南关，清军主将潘鼎新不战而逃，感到“事急矣！愚深矣！”唇亡齿寒，主张援越抗法，向张一再建议起用老将冯子材，得张同意，锐即一面代张拟稿上奏，一面通知冯子材速赴前线，并时刻关心战事进展。他有这样一首诗：《客述越南战事》

长星曾记出蚩尤，　　海沸江翻两度秋。
蔓舶波涛通鬼国，　　祆祠风雨变炎州。
越裳贡雉终无补，　　浪泊飞鹅且漫投。
极目南云何处尽，　　汉家铜柱在交州。

冯子材应命赴关迎战节节胜利，三月二十四日取得镇南关大捷，二十九日攻克凉山。此即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著名的“镇南关——凉山大捷”。对此锐心花怒放，视为平生最快意而难忘的事，于是奋笔直书，代张之洞草拟三千余字的“广军援桂破敌奏稿”，幕中都赞赏为其得意之笔，即便今天读此稿也感到是反侵略的一篇可贵文献。

镇南关大捷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。但由于清廷腐败，打了胜仗，却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，这使锐感到憾

感，大受刺激，对洋务派和张之洞产生怀疑，“吾爱吾师，吾尤爱真理”，深感中国变法不可，维新变法的思想在杨锐头脑中萌芽。

维新变法活动

甲午之战，中国遭到奇耻大辱，而慈禧太后却要办其“六十大庆”，提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，太监冠连才谏阻被杀，致无人敢再劝阻，锐甚不为平，其在代衔史王鹏连拟上书谏阻，有“齐顷公败于鞍，七年不饮酒食肉；越勾践败于会稽，二十年卧薪尝胆。”措词直率剀切。而阿腴慈禧的人则诬说”勾引连才，连才上谏是锐支使”致锐险遭祸。

以此朝野盛称锐刚直，很象明代杨椒山，有人因附会说“叔峤”二字是“椒山”之一半！

甲午战后翌年（一八九五），全国举人在京会试。李鸿章欲应日本割辽东、台湾和赔款的消息传出，会试举人大为震动，于是以康有为为首，发起“公车上书”。康有为同锐早在广东相识，当年杨锐尊经书院同学廖季平亦在广东，三人在经学上常相切磋，见地虽有异同，但在维新变法大方向上则是一致的，这次“公车上书”，锐也毅然加入。

“公车上书”后，锐住北京伏虎寺，与顾印愚为邻，常有维新人士来访，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，过从甚密。每访晤，言及国事，相对唏嘘。

是年四月十七日马关和约成，六月七日台北、台中相继陷落。八月初锐同文廷式、康有为等十八人，在北京筹备强学会。梁启超也参加，锐并约张之洞子张立君入会，且要张致书其父支持，于是之洞在锐劝说下捐银五千两，后并在上海参加强学会，强学会办有会刊《中外纪闻》，皆在振兴中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华，并通民智。

此时台湾战事愈紧，锐须臾未忘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现在金瓯已缺，唐景崧放弃台北，李鸿章封锁台南，使刘永福处于困境，锐到处呼吁："寇氛日急，大厦将倾！"深望台湾象镇南关大捷那样，力挽危局，但事与愿违，不久台湾全陷，锐感慨万端，有《闻倭灭台湾》诗：

朝汉台高北斗殷，　　淮从槎客问灵环。
人间志士虬髯去，　　海外孤臣马革还。
职贡百年通上国，　　衣冠三代失中山。
申胥徒向秦庭哭，　　虎豹森严卧九关。
并指天为誓"不收复台湾，死不瞑目！"

强学会因言论不合守旧官僚胃口，李鸿章亲家、御史杨崇伊以"私立会党，将开处士横议之风。"奏请查封。西太后乃强令光绪下旨封禁。

封禁后，锐力主恢复，即成立了一个小会，但十天后也被解散。后强学会改为"官书局"，锐任"选书"，然国家多事之秋，他是不安于此的。

光绪二十一年冬，锐常见街有路死。深感"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"乃出面利用旧庙、祠堂于东南西北各区分别开办收容所。这是其兄杨聪在家乡办"栖妻流所"的经验。当年绵竹南北门哨楼侧就各办了一所。每当红日西沉，无家可归的人就在那里安身。锐仿照办理，不过不叫"楼流所"，而名"暖厂"，并把绵竹"栖妻流所"其兄所撰对联："夫非尽人之子欤！叹被苍同具形骸，独历饥寒终岁苦。

是抑穷民无告者，忍若辈俱填沟壑，不思风雨半檐安。"写于各"暖厂"门，落款蜀西绵竹聪彝杨聪撰叔峤杨锐书，目的在扩大影响。

锐自任“暖厂”经理，收容北京流离者，资其生活和教育之费，给这些天涯沦落人精神上增添雨露阳光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，上海《时务报》宣传变法维新，锐是北京代派；此外《实学报》、《求是报》、《农学报》、《知新报》等进步报纸，均由锐管理发行。

参加戊戌变法到为国捐躯

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戊戌正月山东即墨县孔庙孔子像被外国教士毁坏，这是侮辱我国家的行为，巡抚张汝梅媚外隐饰不上报，该县会试举人到京请锐出面伸张正义，锐乃约集各省公车，并亲拟稿于都察院代奏，巡抚张汝梅革职，从此引起各地方官重视保护历代圣哲祠庙，外国人再也不敢妄为。

戊戌二月，锐创立“蜀学会”于四川会馆，并与在川尊经书院同学宋芸子、廖季平、吴之英取得联系，由他们在成都组织蜀学会与北京蜀学会遥相呼应。于闰三月在成都出版了《蜀学报》支持变法维新。同时锐又募捐在北京观善堂旧址创设蜀学堂，讲求中西学业，扩大知识界的视野，请末状元川人骆承骧也常来此学习。这是行省在京师开办学堂的第一个——蜀学堂。

三月，杨锐参加保国会，在奔走国事之余喜讲论经史，门人学习《《左氏春秋》》，认为左氏亲授业于孔子门下，一定很正确。锐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治学要不为古老所拘，不为世俗所移，如左氏论伯宗，以为其子好直言，必遭横祸，这岂正确！”门人说：“有时也要委曲求全”锐正色说：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。

六月，杨聪死于酉阳学正任所，锐闻之，大恸，原定七月十五日离京回绵奔丧，十三日诏下，光绪预备召见。此

时，他始知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。十六日召对，锐极言兴学，练兵，用人等救亡之策，光绪以锐所言切实中肯，甚为满意。接着召见的有刘光第、谭嗣同、林旭三人。廿日都加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。当时国家大事决疑定难全由四章京作主，锐"大手笔"，票拟无不称旨，起草数百言，无一字移易。七月廿九日光绪去颐和园与西太后请安碰了钉子，预感不妙，恐其有变，三十日特召见锐，至时竟忘君臣之礼，下坐握锐手，相对唏嘘，以国事相勉，亲授密诏交锐带出，要四卿速筹划对策。锐接密诏，立即找林旭至寓所筹商。两人早就交换过意见：皇上无权，官员新旧对立，恐酿成党祸。锐在早曾主张张之洞回京主持大计，推进新政。因张声望高，影响大，能得各方面赞助，但多次遭到阻扰。在维新派中康有为、谭嗣同主张争取袁世凯，并作了很多工作，认为有把握。然锐则不相信袁。在强学会袁就相讥，小站练兵锐又常去文学好友徐世昌那里谈兵，徐乃袁的心腹，因而知袁最深。此时，事在燃眉，交密诏与林旭再三嘱咐，对袁切莫轻易推心置腹。林旭将此意见用隐语写成诗：

"青蒲饮泣终何补，慷慨难酬国士恩。
我欲君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轻言。"

八月初三，林旭传出密诏，谭嗣同乃夜访袁，袁竟告密。初五康有为离京南下，初六慈禧再出听政，初九日凌晨杨锐被逮，与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林旭、康广仁、杨深秀同时入刑部监狱。此时六人如梦初醒，方知为袁所卖。后人挽六君子就义诗中有一首主题咏袁告密，杨锐早有警惕，诗云：

东汉前明殷鉴在，　　翰公巨眼不推袁。
黄巾岂竟来黄袖，　　密诏曾闻讨阿瞒。

十日君恩嗟异数，　　一朝缇骑遍长安。
平戎三策何多事，　　杯土今还湿未干。

八月十三日将六人提出，六人横眉冷对，刚毅宣布西太后诏旨，锐高呼："愿明心迹，昭示后人"。刚毅说："有旨不准说"。锐沉痛地说："我们死，维新事业并未终结，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"。仰天大笑。于是，同被绑赴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。六人皆昂首怒目，忾慨凛然。引颈受戮，锐血喷丈余，周围人都为倒退。其时其子杨庆昶及门人黄尚毅同乡华阳乔树楠均在京，为其料理后事。当正要收敛时，忽一群人捧白绫，抬棺材，香花清酒，到锐血泊前叩首，将遗体解下刑柱，香汤沐浴，白绫包裹。这些人是北京暖厂乞丐，出于至诚感来收锐的，并争着抬棺材至清慈庵停放。至于锐的血衣已早为狂热崇拜者所奇取，各以一片一缕互相炫耀，未得到血衣的，将血泊中黄沙也包了一杯珍藏起来。

故乡有幸埋忠骨

锐灵柩寄殡清慈庵。次日即将密诏缝黄尚毅衣领中，因焚香化帛人多，恐生异外，即于八月二十五日扶柩出京，经天津、上海转江轮、沿长江而上，到汉口换木船，穿三峡，（两岸猿啼，犹如助哀）入川（更感江声呜咽，黯然销魂。白帆高扬，有探得是杨大人灵柩船、奔走相告、隔江设香案遥祭。每一滩都有许多人争着拉纤、没有握着纤绳的，挽着他人手膀共同前进，一程两程，一滩两滩还依依不舍）。在金堂赵家渡登岸，就有人争着抬灵柩前行，经广汉什邡，沿途都香案迎祭。过石亭江即绵竹新市镇，一上河坝只见夹道麻衣如雪，鞭炮齐鸣，纸灰飞扬，一遍哀声，纷纷

争着抬灵柩由新市到绵竹城只三十里，但轮替换班抬灵柩的就有二十多次，到绵竹南外客栈精忠观内，次日绵竹为之罢市，停止娱乐，第四日即在距精忠观一里许的南轩祠右侧安葬。下扩那天更是万人空巷，男携妇、母襁儿，手持香帛酒浆前往奠祭。安葬事毕，有甘几个异乡口音青壮年向杨夫人，杨氏亲属和门生黄尚毅等辞行，说是："曾受杨大人北京暖厂收容之德，现在都有了职业，这次受暖厂人的委托，暗中保护灵柩回绵竹，现灵柩下扩，办了后事，我们要回去报信，免大家牵肠挂肚。"杨家属感其盛情各赠"绵竹"一根作为纪念。

者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，由绵竹县知事王棫淡亲自主持为锐开追悼会，并附祀于精忠观武王祠，远近州县纷纷前来参加吊祭，王棫淡致悼词后，县诗人肖凤书频抛老泪诵读其挽诗两首：

忆自坟前奠酒尊，　　今朝岳庙吊忠魂。
当年文采宏京议，　　此日风流耀里门。
浩劫难回关国运，　　奇才不偶怨王孙。
怆怀戊戌新政事，　　直欲呼天去叩阍。
休将成败论英雄，　　虽死犹生可罔恫。
才比子云光蜀国，　　贤如伯起祀关中。
敢忘丹诏承恩泽，　　凭仗赤心启圣衷。
后学纷纷争立社，　　春秋崇拜报丰功。

追悼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结束。

宣统登极，为戊戌六君子昭雪，在北京建六君子祠，门人黄尚毅同杨庆驰去京缴德宗密诏于都察院。除北京举行追悼会外，四川会馆又单独举行杨锐，刘光第追悼会，挽辞挽联极多，黄及乡人抄回一部分，民国五年刻于杨先生祠。

余波——血衣的故事

一九零零年五月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沿途受到义和团的阻击，联军自诩洋洋枪洋炮不可一世，但义和团手持竹竿、石头，砍刀迎着炮弹前进，大挫联军锐气。他们传闻说“义和团胸前有神符，故勇猛”。由于好奇，欲知有无即从一尸体血衣解开胸前裹有布包，折开一看，内有殷红布条，上有字迹“绵竹杨大人锐血衣”。死者咬牙怒目，手还紧握竹杖逼的大刀，竹杖上刻有“绵竹”字样，联军将领惊得呆如木鸡，半晌翻译才说：“绵竹杨锐不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吗，太可怕了！从今妄想瓜分中国，只有倒霉”。

义和团义民胸前杨锐的血衣，这是千古疑团，很难理解，只有当年北京暖厂生活过的人才清楚。

绵竹，“秦时巨邑，汉代雄关”，代有贤人，世复出英雄杨锐。正如杜甫所赞美的那样“绵竹亭亭出县高。”

四川绵竹政协文史组　黄德明

一九八四年九月

章雨初

文史组

章雨初，本县城关镇人，父秀斋，清末秀才，教育工作者，家教颇严厉，常以“清白传家”不作伤天害理之事”，教育下辈。

雨初稍长大，入成都“四川高等学堂附中”肄业，后因家境困难考入“陆军小学”。毕业后，在军队服务，历任排、连长、旅、师、军部参谋长及国民党廿二集团高级参谋等职。抗日战争胜利后退役。解放后经中共成都市党委统战部提名为成都市西城区政协会委员。

雨初幼年与王干青、李大麟同受父教，友谊甚笃，少年时代留学成都同受革命影响，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任排长时曾参加“讨袁之役”，失败后，返家居闲甚久。

以后，继续军职，虽未参加革命；而对革命人士的掩护营救，则无微不至，在任陆军二十九师四十一旅旅长，兼屯殖司令孙震的参谋长时，部中政治部、暗中为革命人士控制，因籍孙震信任，随时掩护。

1949年（民国三十八年）成都解放前二月，特务到处搜捕革命人士，雨初曾留王干青先生在家避难，并力劝暂时回县，或到双流居住，嗣后，听到干青被捕，又到处奔走营救，托人递送衣物，干青遇难后，深以无力营救，不胜悲痛。

1928年（民国十七年）张秀熟先生在重庆被捕，所部友人，拟电营救中，亦曾大力支持。他如地下党员陈长风，及川大学生洪秉坚、被处下狱，都曾营救过，他对当时危害人

民的军人生活，非常恶恨！常对亲友说："当今天的军人，真是造罪！""学医学其他职业都好，千万不要干我这行！"故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，愿充幕僚，不愿带兵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随军进入山西，甚喜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到部讲话。讲解"游击战术"、"同情川军的艰苦"曾屡向孙震进言："应与八路军合作。"不要倒向"中央"，这个进言遭受嫡系排挤，因此，与孙意见不合，关系日疏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遂称病退役。

对地方义举，如驻防期内，县中校立案之批准，寄捐杂税之减免，祥符寺名胜古迹之培修，青年留学之帮助等都曾尽到最大力量。1962年在省寓病故，时年六十八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